

清代七百名名傳



蔡冠洛 编著

清代七百名人傳

江
冊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蔡冠洛 编著

清代七百名人傳

十
册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蔡冠洛 编著

清代七百名人傳

下
册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据世界书局本影印

清代七百名人传（全三册）

出版：北京市中国书店

发行：北京市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胶印二厂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mm 1 / 32 印张：65.125

定价：9.00元

敘

傳清代人物者。曰清史列傳。非顯官不加詳也。曰先正事略。不足取法。不予錄也。至貳臣逆臣忠義名將之作。並一姓之私言。惡諡美諡。區以別矣。碑傳集所收賅博。而少所甄擇。微病其雜。今之所輯。上自清初。下訖末季。不衷於一姓之私言。不囿於位望之尊卑。羅三百年之人物。揭櫫其事功學術。以待後人之評隲。名曰清代七百人傳。初無劣義勝義之著也。余乙丙之交。蟄居滬市。遇艱處困。鈍塞勿施。來者無徵。斯文將喪。意戚戚以寡懽。目憤憤而不寐。輒披實錄。稽之野乘。而成斯編。聊以遣憂。敢云載筆。知不足當大雅君子之一哂也。二十五年七月可園蔡冠洛。

清代七百名入傳凡例

一本書斷自清初迄於末季。凡二百六十餘年。共七百一十三人。諡曰名入傳。昭其德也。

二斷代爲史。本不涉及後代。惟明史列傳。歿於清初志存勝國者。並多列入。今如其例。

三本書人物。各以類隸。類復分目。但就平生學行之最大最著者歸之。其有數類可歸者。先事功而後學問。先審識而後文藝。

四官階莫詳於官書。學術莫備於專籍。行事考信於野乘。德業記述於後嗣。其中取舍審正。輒費周章。凡事涉兩歧。有待證信者。概從闕疑。以俟補正。

五本書看輯。其學問事業光耀於當時。影響於後世者采之。至一節之奇。一行之善。雖亦矜異。無關宏旨。概不列入。

六凡學問事業。未能獨樹一幟。而頗有繼承關係者。附於其所本者之傳後。

七本書編次。略以時代爲先後。

八本書附統計表六種。可作參究之用。

九官私著述。直筆可信。並多采綴。無事點竄。輒識於此。用申銘佩。十倉皇涉筆。恒多疏略。乖舛之處。定不能免。尙望海內鴻碩。指而正之。

清代七百人傳補編

陸軍

蕭陸高

蕭陸高，字榮階，長沙湘潭人。曾祖世光，以儒術顯。祖仕南，父廷昌。明恕好施。陸高兄弟五人，次居三，狀特魁偉。讀書日千言。通大誼，會太平天國之難，乃棄書習騎射，能于馬上奪矛槊，舉百鈞行及奔馬。年十五，投身王珍營中。卽後所謂老湘營者也。初入門，吏以其年少，不遽通。陸高且習且奮，珍出見而奇之，延入上坐，與語大說。遂拔百長，從討富川，斃敵二千餘，敘功獎五品。餘敵遁還恭城，復陷東安，珍會諸軍夾擊，寇勢不支，突圍出，竄四明山。山介祁邵間，勢崎嶇，諸將莫敢深入。陸高毅然請往，厝火叢莽中，因風燕之，敵驚走。一鼓悉禽，自是珍任陸高益重。廣東敵陷郴州桂江華，湖南上游各州縣均岌岌不自保。巡撫駱秉章檄珍軍赴援。陸高別募新軍，會師衡州，冒雪力戰，諸城以次克復。時咸豐五年也。事聞，保千總並賞藍翎。其後敵攻長沙，趨武昌，沿江皆敵壘。陸高從珍軍出境征勦，復通城，保守備，進勦吉安。敵據水東爲壘，援衆數萬，勢張甚。陸高力戰大破之，擢都司。珍病卒，左宗棠檄陸高入浙，一見敬禮。曰：璞山之言不誣也。璞山者，珍字。四明山之役，珍嘗語以戰績，至此故云然耳。遂督楚軍隨宗棠迭戰蘭溪龍游，克復壽昌，保游擊。同治二年，左軍援江西，克復樂安宜崇。三年，入閩境，追剿漳州龍岩敵。陸高功皆最，詔以參將卽補。賞花翎。五年，攻藍田黃岳，克之，保副將。賜紫玉翎管。七年，兼統甌江水師，節制樂標。時溫屬土匪倚山爲巢穴，焚掠居民，出沒無常。有司莫敢誰何。陸高曰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募壯士三百人伏山下，躬帥數人陽誘之出，伏發，禽首匪潘茂等五人誅之。餘各鳥獸散。地方賴以安堵。旋因事乞歸。丁父喪，服除，宗棠招赴陝甘，至卽奏統剛毅軍，兼辦軍儲。時回匪已陷巴燕戎格河州，蔓延關內外。湘軍士卒苦戰久，思休息。陸高慨然誓師，激以忠義，士氣百倍。諸將中如劉錦棠劉松山郭松林等，亦因之感奮，遂分道出師，卒成大功。宗棠班

師以陸高功最入奏。詔擢總兵。加提督銜。給勇號。予三代一品封典。賞穿黃馬褂。賜綉料班指。光緒五年三月。得旨署河州鎮總兵。履任甫九月。以母老引去。然治軍有紀。河州士民德之。于其行。爲立石述其績。八年。宗棠移督兩江。強起之。委辦善後機器火藥工程各局。不兩月。復乞歸。宗棠疑其不樂小就。擬奏請巡視長江水師。終不顧。竟歸。歸二十年。以疾卒于里第。年六十有一。其治軍大抵寬猛相濟。故士皆用命。所至有功。性孝友。父嘗患瘍。劇甚。輒口吮。呼天乞代。未幾創合。人咸謂爲孝感所致云。生平廉俸。皆以分致昆弟。亡私財。又常勸修族牒。立育嬰保節諸堂。故湘州父老子弟。無不知蕭提督者。

樸學

王尙舉

王尙舉。字季平。秦州人。自束髮受書。即欲闡聖賢之精微。發經傳之蘊奧。每有疑義。輒廢寢食。長更研經汲古。搜集漢唐說經之書。持論觥觥。以自抒其所見。爲文亦質實無華。道光丁酉鄉試。首場三藝。皆以五經詰題。同考官陳世鏞極賞之。以爲首薦。榜發。僅中副車第一。己亥。錄遺對策。駁刪詩之說。謂東周廢採詩官。風雅散軼。聖人蒐羅之惟恐後。但爲次其年世。正其殘謬。無所謂刪也。學使者駭其言。竟不送科。自是遂絕意進取。專心著述。標新領異。一衷於正。有大易賁解。春秋贊解。孝經儀禮輯解。四書節解。詩書禮輯解。讀十三經管見草諸編。光緒三十年卒。所居爲古成紀之三陽川。有伏義靈卦臺。學者稱穀川先生。

葉德輝

葉德輝。字奐份。號直山。一號郎園。長沙湘潭人。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。宋元以來。名卿聞出。考諱浚蘭。候選直隸州知州。二品封典。飭躬勵行。以豐其家。生子四人。德輝居長。自少岸異。幼學不假師資。及冠。補府學生員。光緒乙酉。舉於鄉。壬辰。成進士。以主事用。觀政吏部。年裁三十。謁歸里居。奉親讀書。遺置榮利。戊戌。政變將作。與王葵園祭酒。訟言孔子改制之誣。幾蹈不測。自是廟堂水火。舉國譁然。醞釀十餘年。遂有辛亥之變。德輝與葵園。皆於先

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創籍矣。壬子以後。不常厥居。北覽燕雲。東遊吳會。藏書既富。著述滋多。雖在流離。卷不去手。嘗慨湖湘往時學者。因沿明人習氣。好著議論。不究本源。雖擅淹通。益形固陋。故其爲學博大汪洋。靡測涯際。而考訂精審。從不輕下己意。一時言古學者。翕然宗之。海內外無異辭焉。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。丁卯三月初十日加申遇難卒。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。春秋六十有四。

文學

戴名世

戴名世。字田有。一字褐夫。號藥身。又自號憂庵。身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。皆稱之曰宋潛虛先生。以宋爲戴族所自出也。先世洪武初。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。家世孝弟力田。至南居府君。族始大。尤多隱德。所居地曰南灣。因以爲號。繼乃遷於縣治之城東。嘗使其長子面峯至南灣。佃夫有掘地得白金二甕。其上皆金玉寶器。不敢匿。以告主人。面峯歸請命。將取之。南居大怒曰。有毋望之福者。必有毋望之禍。女欲取非義以長其禍。吾家焉用此不才子。乃杖之。佃夫喜。與妻子潛捆載去。之鄰邑。買田宅爲富人。居數年。獄吏黠之。誣爲盜。家竟破。罹禍而死。聞者皆服南居之識。面峯之幼子曰默齋。爲廣州經歷時。太守有羸疾。知其長者。事皆屬之。治吏懦服不敢欺謾。一府中皆稱其能。歷署篆。每去。士民追送百里。時鄰邑俗悍難治。上官調其往。事輒平。以故常兼攝兩縣事。居鄉好賑恤貧乏。鄉老大夫莫不加敬。屢舉鄉飲大賓。生四子。長曰孟庵。即名世曾祖也。弱冠爲諸生有聲。後國變。痛哭薙髮。服僧衣。入眠龍山中不出。祖古山先生。宦江西回。侍養山中。後因家焉。父碩。字孔萬。邑博士弟子。爲人醇謹忠厚。與人語。輒以爲善相勸勉。無賢愚皆服其長者。尤喜詩辭。多悲楚。凡百餘卷。名世幼聰穎。六歲從塾師受學。中閒以疾。未能專讀。凡五年。而四書五經畢。自是窺探經史百家。即善爲古文辭。年二十。授徒養親。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江。且多借其藏書觀之。是時長洲韓文懿公蒞。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。爲天下宗仰。名世年少。好爲妙遠不測之文。頗爲鄉里姍笑。惟縣司教王先生。我建及潘先生奇之。且以宗伯韓公相擬。大父古山先生。亦勉勿

意。不以窮困爲嫌。康熙庚申年二十八入縣學爲諸生。是冬父霜巖先生卒。明年乃編訂其遺詩。及自訂古又初集。周易文稿。又四年乙丑。以廩生得選拔貢生。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。齋吉水李公振玉。咸以國士相目。丙寅冬入京師。明年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。考授知縣。應京兆試。被放。戊辰己巳之閒。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。自燕踰濟。游於渤海之濱。徧歷齊魯之境。己巳夏。自河濟入京師。居三年。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。壬申冬十月。祖古山先生卒。明年元配李孺人卒。是年乃客福建。明年遊淮上。又明年入京師。居二年丁丑之春。自京師反金陵。明年秋九月。母方孺人卒。庚辰之春。操房書選政。夏五月。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。姜公詩文教令。多出其手。冬十二月。仍回金陵。明年再赴姜公之約往浙江。且遊覽爛柯。雁蕩。大龍湫。赤城。天台諸勝。次第爲文記之。而金陵門人尤雲鶚。以平日所藏名世古文百餘首。雕刻行世。名曰南山集偶鈔。是時已買宅里中之南山。將歸隱。故取以名其集。志歸隱之地也。壬午之冬。乃自江寧歸里。居南山所謂硯莊者。又二年甲申。復客遊姑蘇。明年乙酉。應順天鄉試。中式舉人。又明年會試被黜。乃自京師復客吳門。操房書之選。又明年秋。乃客江都。並淮上。又客南陵。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。是年冬告成。明年過淮上。入京師。錢塘友人程逢儀鳳來爲餞板。以廣其傳。名世序之。略曰。四書歷漢及唐。至宋諸儒出。而其義乃大明。蓋有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。至朱子出。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。其闡明四書之義者。尤爲詳密而完備。自朱子沒。諸儒競起。人各爲書。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。其陽奉而陰違者。亦往往有之。明永樂中。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。一時諸臣。皆不知聖人之道。竊取倪氏吳氏兩家。龐雜割裂之書。以應詔。是非互陳。邪正並列。自是學者眩瞀莫辨。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。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。蓋四書之義。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。而復混淆於諸儒者。歷二百年矣。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。爲之扶摘其疵謬。以告於世。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。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。獨尊孔氏。今之尊朱子。即所以尊孔氏也。故余是書。一以朱子爲主。其於朱子之書。一以集註章句爲主。至於朱子他書。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。采其精要。集而次之。而務一其旨歸。其於諸儒之說。概弗參載焉。夫諸儒之說。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。汰而去之。宜也。

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。至當之言。而亦莫之入何也。夫其可采之論。至當之言。原不能出乎朱千函蓋之內也。今夫一堂之上。衆論喧呶。紛紜攻訐。苟非窮理之深。析義之精。聽之焉能無誤哉。惟得一明允之吏。片言立剖。而紛紜之辨自息。是故學者。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。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。自了然於胸中。而不爲其所亂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。明年己丑會試。中式第一名貢士。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。授職翰林院編修。時春秋已五十有七矣。又二年。以南山集獲罪。獄辭具於辛卯之冬。又二年論死。蓋名世少即以明史自任。嘗徧訪遺書。網羅故老傳聞。欲以成一家之言。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。故翰林。失職遊滇中。陷而歸。著有鈍齋文集。滇黔紀聞等書。名世日記中頗采其語。姓而不名。且與余生書曰。前者淨屬掣支。自言永曆中宦者。爲足下道滇黔聞事。余聞之載筆往問焉。余至而掣支已去。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。去年冬。乃得讀之。稍稍識其大略。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。余六七年前嘗見之。及是而余購得此書。取掣支所言。考之以證其同異。蓋兩人之言。各有詳有略。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。傳聞之聞。必有訛焉。然而學士考據。頗爲確核。而掣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。二者將何所取信哉。昔者宋之亡也。區區海島一隅。僅如彈丸黑子。不踰時而又已滅亡。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。今以弘光之帝。南京。隆武之帝。閩越。永曆之帝。兩粵。帝滇黔。地方數千里。首尾十七八年。揆以春秋之義。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。帝昺之在崖州。而其事漸以滅沒。近日方寬文字之禁。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。其或披蘆山澤之閒。有廬廬誌其梗概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。而其書未出。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。不久而已蕩爲清風。化爲冷灰。至於老將退卒。故家舊臣。遺民父老。相繼漸盡。而文獻無徵。獨殘零落。使一時成敗得失。與夫孤忠效死。亂賊誤國。流離播遷之情形。無以示於後世。豈不可歎也哉。終明之世。三百年無史。金匱石室之藏。恐終淪散放。而世所流布諸書。缺略不詳。毀譽失實。嗟乎。世無子長孟堅。不可聊且命筆。鄙人無狀。竊有志焉。而書籍無廣購。又困於饑寒衣食。日不暇給。懼此事終已廢棄。是則有明全盛之書。且不得見其成。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竹。昆明洱海。奔竄流亡。區區之軼事乎。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。書稍稍集。但自神宗晚節。事涉邊疆者。民間汰去不以上。而史官

所指名以購者。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。碑官碑誌記載。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。皆不得以上。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。甚矣其難也。余夙昔之志。於明史有深痛焉。輒好問當世事。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。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。又足跡未嘗至四方。以故見聞頗寡。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。足下知犂支所在。能召之來。與余面諭其事。則不勝幸甚。至康熙辛卯冬。武進趙都諫申喬。據南山集題參。而同時又多忌其名者。力擠之。相國安溪李公。雖重其人。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。卒不可得。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。開自錢先生田蘭。其後望溪方侍郎。昌而大之。名世亦自幼殫精經史。得禍後。多所未究其緒論。惟見之於遺文。嘗曰。易之道大矣。夫子以爲可以寡過。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。既學易。而後知生平動靜。無時不在過中。而無有一當。輒不禁綿綿之橫集也。欲播周易一卷。隱居深山。朝夕占玩。考校諸家。而勒爲一書。或可借以稍寡其過。亦足以樂而終身也。與。又曰。九師興而易道微。三傳作而春秋散。晉哉文中子之論也。易之爲書。廣大悉備。而其變動不居。不可爲典要。自聖人已言之。是故淺學曲士。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。皆得託之於易。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。然徒執區區以言易。則已非易矣。易之理至程傳而明。至本義而益大明。然而言歷世遠。師傳歇絕。自晚周至宋。凡千餘年。伊川考亭。鑽研反覆。得其不傳之意。而著之爲書。其書出於草創之際。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。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。潛心冥會。融釋貫通。其於程朱繼志述事。能補其所未及。是亦程朱之功臣也。若乃騁其私見小慧。支離蔓衍。顯無忌憚。而務求勝於古人。是乃所謂叛臣者也。其或讀古人之書。而阿諛以曲從。不敢有毫髮之別異。是乃所謂佞臣者也。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。其於經持論平允。多類此。而生乎最精者。尤在史學。嘗著論曰。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。夫史者。所以紀政治典章。因革損益之故。夫事之成敗得失。人之邪正。用以彰善譴惡。而爲法戒於萬世。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。而不患其或敝者。恃有史以維之也。史之所繫如此其重。然而史之難作久矣。作史之難其人。抑又久矣。今夫一家之中。多不過數十人。少或十餘人。吾目見其人。吾耳聞其言。然而婦子之詬誶。其釁之所由生。或不得其情也。主伯亞旅之勤惰。或未悉其狀也。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

大其人又重矣。其事愈分雜而不可詰矣。雖有明允之吏。聽斷審讞。猶或有眩於辭。牽於衆。而窮於不及照者。況以數十百年之後。追論前人之遺迹。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親記。譬如聽訟。而兩造未列。只就行道之人。旁觀之口。參差不齊之言。愛憎紛紜之論。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。豈能有當乎。夫與吾並時而生者。吾譽之而失其實。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。吾毀之而失其實。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。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。追論前人之遺迹。毀之惟吾。譽之惟吾。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。孟子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吾於諸家之史亦云。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。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。曰國史也。曰野史也。國史者。出於載筆之臣。或鎔張太過。或隱諱不詳。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。始終本末。頗多有所不盡。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。而野史者。或多徇其好惡。逞其私見。即或其中無他。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。聽之不聰。傳之不審。一事而記載不同。一人而褒貶各別。嗚呼。所見異辭。所聞異辭。所傳聞異辭。吾將安所取正哉。書曰。三人占。則從二人之言。吾以爲二人而正也。則吾從二人之言。二人而不正也。則吾仍從一人之言。即其人皆正也。而其言亦或可盡從。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。一事也。必有一事之終始。一人也。必有一人之本末。綜其始終。核其本末。旁證互參。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。子曰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察之而有可好。亦未必遂無可惡者。察之而有可惡。亦未必遂無可好者。衆不可矯也。亦不可徇也。設其身以處其地。揣其情以度其變。此論世之說也。吾既論其人之世。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。彼其人何人乎。賢乎否乎。其論是乎非乎。其爲局中者乎。其爲局外者乎。其爲得之親見者乎。其爲得之聽聞者乎。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。其無所爲而爲之者乎。觀其所論列之意。察其所予所奪之故。證之他書。參之國史。虛其心以求之。平其情而論之。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。又已得其十八九矣。嗚呼。史之難作如此。而自古至來諸家之史。不能皆得而無失。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曾鞏氏曰。古之所謂良史者。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。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。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。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。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又曰。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。由此觀之。作史之人。豈不難哉。自古稱良史。莫過於班馬二家。然以司馬氏之雄傑。覆冒百代。而不無是非

顛倒。采摭謬亂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。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。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。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。至於班氏之文。較之於司馬氏。又尙有不逮焉。夫班馬二家。豈非天下之才乎。而猶有所憾若是。而況於魏晉以後。區區之破析其體。藻繪其辭。而義類盡失者哉。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且夫作史者。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。因革損益之故。與夫事之成敗。人之得失。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。而後執筆操簡。發凡起例。定爲一書。乃能使後之讀之者。如生於其時。如即乎其入。而可以爲戒。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。必先定其規模。向背之已得其宜。左右之已審其勢。堂廡之已正其基。於是入山林之中。縱觀熟視。某木可材也。某木可柱也。某木可棟也。榱也。某石可礎也。階也。乃集諸工人。斧斤互施。繩墨並用。一指揮顧盼之間。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。良將之用衆也。紀律必嚴。賞罰必信。號令必一。進止必齊。首尾必應。運用之妙。存乎一心。變化之機。莫可窺測。乃可以將百萬之衆。而條理不紊。臂指可使。兵雖多而愈整。法雖奇而實正。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。規制之不立法。律之茫然。舉步促縮。觸事難降。是亦猶之尋丈之木。尺寸之石。而不知所位置。五人十人之聚。而駕馭乖方。喧嘩擾亂。而不可禁止。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。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且夫爲巨室者。羣工雜進。而職其體要。惟度材是任者。大匠一人而已。用兵者。卒徒雖多。偏裨雖武猛。而司三軍之命者。大將一人而已。爲史者。雖徵文考獻。方策雜陳。而執筆操簡。發凡起例者。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。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。素不聞有博通三史之學也。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。分編共纂。人人而可以爲之。一人去。又一人來。往往一書未成。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。曠日踰時。而卒底於無成。衆拙工而治一器。衆懦夫而治一軍。器安得不顛。而軍安得不敗哉。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爲之大匠良將。而史記而漢書。而五代史可成也。新唐書。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。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。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。不可以稱其任。此亦可以見矣。夫所謂專家之學者。天下之才也。如會羣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。或謂史之難作如此。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。願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。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。上之所重在經學。則天下之通經者出。上之所重在史學。則天下

之良史者出。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。與作史之難其人哉。名世於文。幼有天授。才氣汪洋浩漭。縱橫飄逸。雄渾悲壯。深得左史莊騷神髓。嘗以其所得。暢發之於書曰。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。凡養生之徒。從事神仙之術。滅慮絕欲。吐納以爲生。咀嚼以爲養。蓋其說有三。曰精。曰氣。曰神。此三者。鍊之。而渾於一。於是外形骸。凌雲氣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熱。飄飄乎御風而行。遺世而遠舉。余嘗欲學其術。而不知所從。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。嗚呼。其無以加於此矣。古之作者。未有不得是術者也。太史公纂五帝本紀。釋其言尤雅者。此精之說也。蔡邕曰。鍊余心兮。浸太清。夫惟雅且清。則精。精則糟粕煨燼。塵垢渣滓。與凡邪僞剽賊。皆刊削而靡存。夫如是之爲精也。而有物焉。陰驅而潛率之。出入於浩渺之區。跌宕於杳靄之際。動如風雨。靜如山岳。無窮如天地。不竭如江河。是物也。儻然有以充塞乎兩閒。而蓋冒乎萬有。嗚呼。此爲氣之大過人者。豈非然哉。今夫言語文字。文也。而非所以文也。行墨蹊徑。文也。而非所以文也。文之爲文。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。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。蓋昔有千里馬。牝而黃。伯樂使九方舉視之。九方舉曰。牡而驪。伯樂曰。此真知馬者矣。夫非有聲色臭味。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。而其致悠然以深。油然以感。尋之無端。而出之無迹者。吾不得而言之也。夫惟不可得而言。此其所以爲神也。今夫神仙之事。荒忽誕漫不可信。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。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。又曰。文章之爲道。雖變化不同。而其旨非有他也。在率其自然。而行其所無事。卽至篇終語止。而渥茫相接。不得其端。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。未之有異也。蓋文之爲道。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。然而吾所讀之書。而吾舉而棄之。而吾之書固已讀。而吾之文固已工矣。夫是以一心注其思。萬慮屏其雜。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。用其想於空曠之間。游其神於文字之外。如是而後。能不爲世人之言。不爲世人之言。斯無以取世人之好。故文章者。莫貴於獨知。彼衆人者耳。矚目竊。徒以雕飾爲工。觀其菁華爛漫之章。與夫考據排續之際。出其有惟恐不盡焉。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。君子之文。淡焉伯焉。略其町畦。去其鉛華。無所有。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。閱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。荆榛冒吾之足。土石封吾之目。雖咫尺莫能進焉。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也。及登覽乎高山之巔。舉目千里。雲煙在下。

蒼然茫然。與天無窮。頃者游於渤海之濱。見夫天水渾淪。波濤洶湧。愴悅四顧。不復有人間。嗚呼。此文之自然者也。又嘗論曰。質者。天下之至文者也。平者。天下之至奇者也。莫質於素。而本然之潔。纖塵不染。而采色無不受焉。莫平於水。而一川泓然。淵涵渟蓄。及夫風起水涌。魚龍出沒。觀者眩駭。是故於文求文者。非文也。於奇求奇者。非奇也。今夫浮華濃豔。刊落之無遺。而後真實者以存。潔水既盡。寒潭以清。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。假使世俗爲之。則其所爲質且平者。枯槁頑鈍。而無一有。安在其文。亦安在其奇邪。其論文如此。名世生於昌隆之際。人才極盛之秋。所與交遊。砥礪學業。四方豪俊英偉。莫不傾倒。尤留心先朝文獻。覓求討論。自以爲此古今大事。不敢聊且爲之。欲入名山中。滌洗心神。餐吸沆瀣。思慮屏氣。久之乃敢發凡起例。次第命筆。而不幸死喪相繼。家益落。衣食於奔走。又以奇禍。困蹙顛倒。含恨而歿。千秋大業。卒未能顯於世。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。夫豈其本志哉。平生堅苦力學。晚益深造自得。不肯一刻離書。在獄中約計二載餘。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。鐫板行世。尙以爲未盡也。復取原書。增損條記簡端。殊墨淋漓。蓋此書羽翼經傳。爲程朱功臣。故慙慙爲後學計。尤切。其史學可見者。則予遺錄一卷。及集中紀略。并忠義諸傳而已。往者。戴存莊孝廉鈞衡嘗搜輯其散軼之文。合偶鈔本編。爲潛虛先生全集。成十四卷。茲又搜求得紀略四首。又他雜文百餘首。詩三十首。名世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。年六十有一。

梅曾亮

梅曾亮。字伯言。上元人。父仲。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。曾亮成道光壬午進士。以知縣用。援例改戶部郎中。少時文喜辭優。既游姚郎中門。與管同友善。同輒規之。始頗持所業相亢。已乃悟。伴優所爲無裏面目。乃一變爲古文詞。其文洗伐最深。故饒姿韻。官京師久。以文自贍。一時碑版記敘。率其手筆。時論盛稱之。嘗著民論。言亂民姦民之別。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。其上汪稼門書。亦諄諄言豪民易治。姦民難治。治之者獨州縣。而今爲州縣者。皆苦無權。夫州縣豈無權哉。民事利病修廢之宜。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。猶未必盡舉。然事之萬全無害者。